

蘇苑
藏書

松陰快談

全

198
399

198-399



12008000245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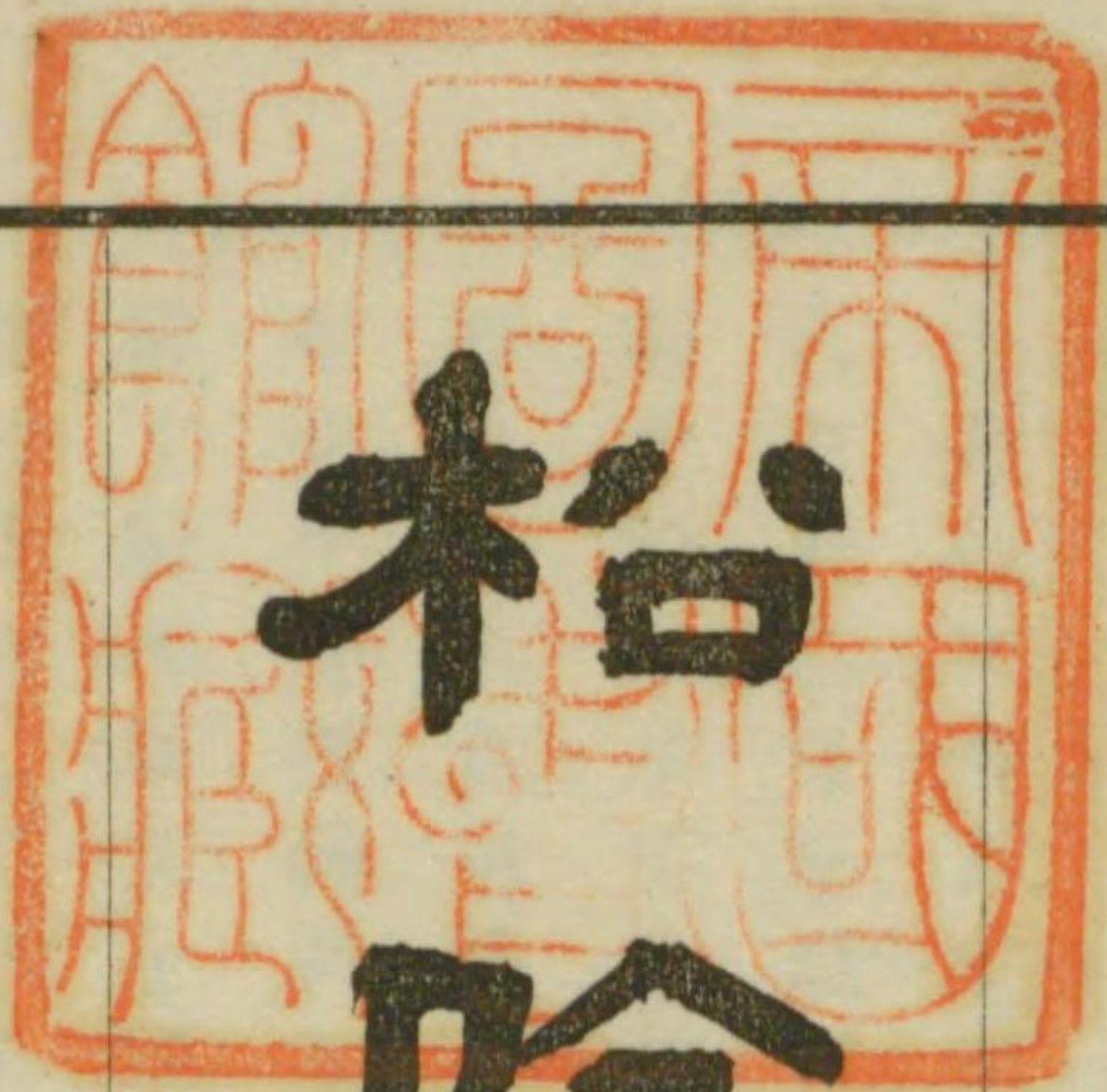
198
399

松陰快談全

長野豊山著

松陰快談全

蕨苑叢書



大正
8. 10. 2
購小

解題

長野豊山名は確字は孟確、豊山は其號、芳積名は祐清の長子にして儒者なり、母は平田氏天明三年七月二十八日を以て伊豫の川江に生れ天保八年八月廿二日を以て江戸に卒す、年五十五平田氏を娶り二子を生む曰く璋嗣ぐ曰く卓天す豊山七歳にして句讀を受け十一歳にして五七言之詩を作り十九歳竹山中井先生に詩書左國の書を受く後東都に遊ぶ事前後十年文化癸酉神戸本多侯に仕へ儒學掌教と爲り文政己卯九月病んで官を辭す績學紡文を以て名聲海内に噪しく性狷介にして世に媚ぶる能はず志を得ずして歿す江戸二本榎廣岳禪院中に葬る著す所本書を始めとし武乘三名士傳嘉聲軒詩的、嘉聲軒文約等あり

松陰快談自序

余之僑居京城也軒外有古松一株天矯翫軒如游龍舞鳳余撫而愛之及日之沒山月之飛空則涼影參差中庭如流時有稚子高吟曰水上清風非有着松間明月本無塵余臥而聽之不覺躍然而起拍手和之已而歎曰此境界一味恨無人共享之矣居久之聞足音跫然則有二三客提携而來余爲設席松陰與之啜茗酌淡酒陶然以樂古人云又得浮生半日閑我輩之閑豈特半日而已哉於是余爲之商榷古今評品文詩其餘及山水花木書畫筆墨之末衝口而發無所擇也一談一笑未嘗不抵掌稱快也乃謂客曰子亦曾聽稚子之吟詩乎水風不着松月無塵是得我談之意且彼偶然高吟以自快焉我聽而悅之不知客亦能悅吾之談否然悅之亦可不悅亦可我快吾談奚必問人之悅與不悅哉客啞然而笑且去又來固無妨於我之閑也積日累月談益多端因自錄之稍積爲卷名

曰松陰快談亦非以快人也以自快耳夫月之夕松之陰乃緝我書而快誦之安知不復有旁人拍手稱快者哉

文政庚辰仲夏

豐山長野確書于京城僑居老松之陰

松陰快談卷之一

伊豫 長野確孟確著

好同惡異之弊不可勝言也在國家則忠直退而佞諛進在講學則損友親而益友疏人之意見豈一一與我同哉天下之事豈一人一家之所能辨哉要之虛心平氣惟求其善庶幾其可王安石好同惡異偏見執拗遂亂天下東坡曰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於生物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草此則王氏之同也善哉言也梅柳桃李牡丹芍藥菌菴燕子其花不同而皆可愛焉天地生物已不同而況於人乎

誹謗激坑焚之禍清議激黨錮之禍清流激白馬之禍臺諫激新法之禍歷代大禍多起於言語文字之激可不畏而慎焉哉明道先生嘗曰新法之行乃吾黨激

成之當時自愧不能以誠感上心遂致今日之禍豈可獨罪安石也余謂當時諸公爭攻安石不遺餘力先生獨反之已嗚呼是所以爲先生也近歲米價至賤亦至治之景象蓋有田祿者米價高則得利十倍是徒益其富耳鰥寡孤獨無恒產者出錢買米一錢高下利害切其身寧使富家少其利不使窮民失其所元何景福傷田家詩曰春祈秋報一年期土穀神靈知未知昨日街頭穹米價三錢一斗定何時讀之不覺泣下也唐太宗時米斗三錢後世以爲美談然不如漢宣帝之時穀石五錢也

天明年中與羽饑饉餓者盈道羽州鶴岡有鈴木宇右衛門者初爲某藩小吏致仕自耕爲人仁厚見餓者之衆愀然憫之於是悉出其所有救之其妻亦賣衣服鈿釵助之振濟田宅器物斥賣皆盡一日門外有小女饑凍號哭宇女年十歲母謂之曰春天漸暖汝襲纈衣盍脫其一以贈之女乃擇其美者以授門外女父母欣然感涕聞者莫不歎美嗚呼鈴子一村小民耳而其賢如此世之大家富豪自

矜者豈能爲鈴子乎道德自任者豈能爲鈴子乎豈非鈴子之罪人耶瑞桂堂暇錄曰簡池劉先祖號後溪朱文公高弟平生好施不顧家有無來謁者皆周之一日晨坐媛閣夫人方梳沐有舊友來訪公令夫人出閣士人進見夫人挈沐具偶遺金釵一公適起入內夫人從窗隙中見士人拾所遺釵入懷未穩公將出夫人挈公衣袖止之少頃公乃出客退問其故夫人曰偶遺小釵彼方收拾未穩士以貧得之可少濟不欲遽恐之公與夫人俱賢如此余謂今儒者動輒引非其義一介不取一介不與然當其與之也明目張膽強辯曲說曰義不當與焉而當其取之也唯見其欣欣之色而未嘗聞其論義矣清王丹麓今世說曰有人語杜乎皇某一介不與却未一介不取可謂一邊伊尹余讀之不覺捧腹絕倒本邦儒先如藤惺窩林羅山木順菴室鳩巢諸公者皆忠厚質直千載傳之無弊之學也

羅山鳳岡二先生其學該博和漢古今之書靡所不窺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矣近世以博識自負者或知彼而不知此或知古而不知今豈足望二先生之萬一哉

伊藤東涯亦宏覽之士也觀其所著制度通名物六帖之類和漢之書籍涉獵殆盡可謂偉人矣後之儒者略讀西土古今之書而自誇其博識殆爲東涯所笑禮樂制度天文地理兵法水利算數皆儒者分內之事不可不知也本邦古今之制度事變尤當詳講而明辨焉否則不足以爲儒矣然非有許大之精神才力者則豈足辨此哉

晁氏客語曰潛道少時嘗見溫公論性潛道極言之溫公作色曰顏狀未離於嬰孩高談已至於性命嘗讀顧寧人停林集曰命與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與天道子貢之所未得聞也今之君子則不然聚賓客門人之學者數十百人譬之草木區以別矣而一皆與之言心言性舍多學而識以求一貫之方是必其道之高於夫子而其門弟子之賢於子貢跳東魯而直接二帝之心傳者也我弗敢知也兩

段議論足以醒覺大夢矣

明主必能用人暗君好自用不能任人荀子曰人主以官人爲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爲能者也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必自爲之然後可則勞苦耗悴莫甚焉古人云宋仁宗百事不能惟能爲君夫人主騷擾不能靜淨無爲未有能治國家者也三代以來惟漢文帝宋仁宗靜淨無爲近於恭己南面者宜乎千載之下仰慕其德至今不衰也

人主之德在知人而知之堯舜難之況其他乎至愚之君必悅媚己者故人主能悅其不媚己者亦可以爲英明矣如唐太宗是也

文士齷齪不足用而尤誤人者假道學也人主欲成國家之務者必須求奇材勿徒爲其名所誤

近世儒先惟新井白石熊澤蕃山實有奇才可與唐宋名公比肩而無愧色焉京師嘗有並河天民者初從仁齋學後自作一家之說其學詭異爲人有膽略頗

似陳龍川要非凡庸倘有英君駕御之則必有可觀焉如熊澤氏其學其人皆詭異然英主用之其功業偉然至今賴之

周成王任周公而群叔不悅蜀先主任孔明而關羽張飛不悅秦符堅用王猛而樊世仇滕席寶不悅唐太宗用魏徵而封倫不悅故曰非希世之君則不能用希世之臣矣君子爲政群小怨怒歷世皆然不足怪也養隼而懼鸞皇畜狸而搏鸚鵡古人之所以三歎也

唐選舉志曰凡擇人之法有四其第一曰體貌豐偉余謂擇人以道德爲第一其次取才藝未聞以容貌取人也果如唐制則晏子之長不盈五尺如我邦山本勘助皆擯棄而弗用豈可乎開元天寶遺事云明皇謂李白曰我朝與天后之朝何如白曰天后任人道如小兒市瓜不擇香味惟揀肥大者我朝任人如淘沙取金剖石採玉皆得其精粹據此語則武帝取人亦以容貌爲先歟

不妄許可四字蓋非君子之言矣今人好譏者常引以爲口實楊升菴歎好發人

陰私以傳聞曖昧之事或愛憎毀譽之口而妄加誣讟於人近日我邦儒林之習亦如升菴之言余因謂寧失之於過譽勿失之於過毀

人有媚嫉之心猶着躬之痼蓋欲不嫉不可得也沈約聞人一善如萬箭攢心可謂小人矣妬媚相害古人之通弊而近日儒林更甚夫人各有命而嫉之誹之欲使之不通不知無損於彼而有害於己也

古之真君子真豪傑必磊磊落落心跡明白無所僞飾冷齋夜話曰東坡每曰古人所貴者貴其真陶淵明耻爲五斗米屈於鄉里小兒弃官去歸久之復遊城郭偶有羨於華軒漢高祖臨大事鑄印銷印甚於兒戲然其正直明白照映千古想見其爲人由是視之矯飾不近人情者未必真君子也視於王介甫可以見焉皇明世說云劉青田始見太祖詠竹箸曰漢家四百年天下盡在張良一借間太祖大悅青田佐太祖取天下奇策神算往往出於人意表蓋似子房而殆過之者又善文章余讀其所著郁離子後又讀舶來寫本青田集其文簡潔雄奇蓋明文

之傑然者

王丹麓今世說曰義興大饑當事集紳士議賑紳士曰賑饑是極難事母輕議也徐竹逸曰天下難事我輩不爲誰爲之者條陳數則活數萬人快哉竹逸男子固當任天下難事否則兒女子耳

胡五峰知言三卷張南軒序之其書多名言如寡欲之君始可言王道無欲之臣始可言王佐簡而盡焉可以論定千古之君臣矣

秘書二十一種中有晉乘檣杙焉蓋好事者據孟子而僞作也漢時求逸書高價購之姦人競僞作古書以射貨利孔壁古文竹書紀年之類蓋不少矣列子載元倉子乃有元倉子之書家語載子華子乃有子華子之書賈誼稱鵠冠子乃有鵠冠子之書孟子稱晉乘檣杙乃有晉乘檣杙之書殆不可枚舉劉炫作僞書百餘種見北史儒林傳

墨子亦僞書耳胡元瑞九流緒論據今之墨子以證儒墨之異叟叟累數百言韓

文公讀墨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是文公辯墨子之爲僞書也元瑞不察以文公爲未嘗讀墨子引墨書中之訕孔子者以駁之豈不謬哉物徂徠亦以宗儒爲未嘗讀墨子皆未察其爲僞書之過也兵家之言莫如孫武其他鈐弢之策不翅理味淺短而文辭亦不美惟孫子文辭簡切理致精妙誠兵家之祖哉有魏武註解其真僞未可知然比他註頗覺簡明說郭中有黃石素書一卷恐是僞書然亦確言甚多

懲誌錄二卷朝鮮柳成龍所著也記文祿三韓之役頗詳余讀武備志曰朝鮮柳承寵李德馨皆惑其國王李昫終亂國政余因疑承寵即成龍字相似因以誤耳然觀懲誌錄柳與李皆頗有功於其國而武備志云云意一必有譌今未可考致身錄十八條明史仲彬所著仲彬從建文帝出亡所錄頗末甚詳當時從亡者二十二人艱難危樞終始不變余讀之不覺流涕出亡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也朱子著名臣言行錄當時諸家文集語錄謾記隨筆野乘稗史莫不採取語類云

先生每得未見書必窮日夜讀之朱子亦自云大略有書要讀有事要做又曰書無所不讀事無所不能又曰孔子天地間甚事不理會過若非許大精神亦許多不得余謂朱子亦有許大精神毋論其博學善文著述贍富而又善書善畫是皆非朝夕所能巧也蓋其精神不堪喫多少辛苦何能至此哉

或勸陸象山以著書象山曰學苟知本六經皆我註脚方伯謨勸朱子勿著書朱子曰在世間喫飯後全不做些子事無道理是亦可以見二先生之異趨矣

明胡應麟字元瑞號少室山人年未四十而沒余讀胡氏筆叢四十卷其學該博明儒蓋少其比矣王元美作元瑞傳見弇州續稿載畫著書之目殆三百卷弇州曰元瑞生僅三十而著作充斥乃爾過此以往所就又何如耶據此言之元瑞亦可謂奇男子矣但恨文辭不駿潔耳

余遭有疾亦未嘗廢讀書法不敢讀經史恐其不能精細用心也大概東坡志林西湖志米海岳書史畫史陳眉公書畫史巖棲幽事屠赤水考槃餘事清言徐文

長玄鈔類摘袁中郎瓶史高士奇江村銷夏錄姚首源好古堂書畫記其他唐宋明人漫記隨筆詩話之類或憑几讀之或臥而閱之亦病間之一適也余嘗得脚疾請一老醫診之醫曰病頗危篤不宜讀書因指几上朱子文集曰這理窟的書尤不宜讀也余爲之一大噓而手猶不釋卷尋病愈因謂讀書吾性所適故無害而反有益然醫言亦非妄也患虛勞症者不容不痛禁讀書

亡友服顯字維彰讀書敏捷嘗與余同讀十七史至晉書未半維彰得篤疾蓋刻苦太過之所致也後余每閱晉書未嘗不慘然思維彰也維彰從余學文未成而卒可惜

享保年間有奴某者主家破不忍去竭力養主孤遂得旌賞物徂徠作傳文見於徂徠集一日讀宋王闢澗水燕談錄載趙延嗣事趙哲之僕也趙哲死塞下家極貧三女皆幼延嗣義不忍去竭力營衣食以給之三女已長趙哲之友宋白楊微之爲擇良士嫁之三女皆有歸延嗣乃去徂徠先生石守道爲之傳以厲天下義

僕之事彼此相似而爲之傳者同號徂徠可謂奇矣然石之與物其人迥別也客問余曰似而非者莫如儉與吝其別如何余曰吾嘗讀明陳錄善誘文曰處己以儉謂之德待人以儉謂之鄙又晁氏客語曰韓魏公用家資如國用謂不吝也曾魯公惜官物如己物謂誠儉也讀此二條儉吝之別了然明白張南軒先生告宋孝宗曰當求曉事之臣不求辦事之臣欲求仗節死義之臣必求犯顏敢諫之臣後世人主宜三復焉

太宰德夫紫芝園漫筆曰周濂溪作愛蓮說以蓮比君子是宋儒道學之氣習其弊也大矣余謂屈原作離騷以香草比君子周子之文原於此果如德夫言則屈子亦有道學之氣習耶可發一祭史繩祖學齋佔畢曰左傳云譬諸草木吾臭味也屈正本離騷經一篇之中固以香草比君子矣然於九章中特出橘頌一章濂溪周子作愛蓮說謂蓮爲花之君子亦以自況與屈原千古合轍不寧惟是而二篇之文皆不滿二百字詠橘詠蓮皆能盡物之性格物之妙無復餘蘊由是言之

德夫之論可謂陋矣

佐藤直方曰蘇東坡博覽強記能文善書然自我輩視之東坡俗儒耳學者欲博覽又善文章終身不能爲真儒也余謂然則周公之多才多藝孔子之博學無所成名周濂溪程明道之禮樂刑政天文地理兵法水利算數靡所不究朱文公博覽強記能文善書天下之事靡所不知是皆終身不能爲真儒耶設使佐藤子道博學善文末必知道則可矣道博學善文終身不能爲真儒則我欺誰欺天哉三宅尙齋屢譏佐藤氏之固陋可謂知言矣

伊氏之門貴博覽其徒有成者可以供王侯顧問之用物氏之門貴文章其徒有才者可以供王侯書記之用君子宜勿以其學之詭異而棄其所長也聖人爲政自有妙用非後人可議擬也此而下用心莫如公平忠恕焉如世之腐儒猜忌苛刻毫髮不與己合者皆擊而排之則其所與者必讒諂面諛之人矣焉能服天下豪傑之心哉豪傑不服而國治者未之有也

謝肇湖文海披沙曰黃金一種古多而今少漢高帝賜陳平黃金四萬斤韓嫣以金爲彈董卓積金成塢而漢制天子每聘后輒用黃金二萬斤今之大內豈易辨此哉所以然者世間糜費嘶滅唯金最多而四夷之外去而不返者不與焉由此視之西土亦至明黃金耗減蓋地之出金銀銅鐵本有限安能副無窮之用哉不可不慮也

寬永中吉田侯爲執政建議毀大佛像以鑄錢曰佛法以身世爲妄幻以利人爲慈悲善根則使佛存于今必將割其身以利人矧銅像乎是與周世宗冥符豐太閤使侍臣讀漢書至酈生封六國後吃曰誤矣至留侯借箸論之乃曰善正與石勒合英雄所見符合如此我邦武將少年立奇功者不可枚舉在西土少年以文鳴者正相抗衡唐李肇唐國史補曰渾瑊太師年十一歲隨父釋之防秋朔方節度使張齋丘戲問曰將乳母來否其年立跳盪功後二年拔石堡城收隴駒鳥皆有奇功是在西土絕無而

僅有者

浮田氏病篤召侍臣曰我將死誰能從我者咸請殉問戶川肥後答曰夫陷堅挫銳進不顧死臣能之至殉則臣不能也君若求殉者莫如沙門彼念誦猶能引導成佛矧殉而導之臣等武夫戰場殺人不少恐墮修羅道且沙門平日得寵賜十倍臣等則以酬恩論之殉亦宜在沙門

韓非子曰越王勾踐慮伐吳欲人之輕死也出見怒蛙乃爲之式御者曰何爲式王曰蛙有氣如此可無爲式乎是歲有自頸死以其頭獻者是勾踐能振起士氣也我邦武將御其群下亦多類此士氣不振而國久存者未之有也故治世之良主常賞敢言節行以振士氣亂世之名將必賞勇悍奮銳以振士氣爲君將者不知之知而欲士爲用不可得也

賀州板倉公尹京十八年治績甚大老病辭職幕府召見問曰誰可代卿者答曰臣兒重宗可於是命尹京公明廉正天下稱能晉祁奚舉其子祁午唐狄仁傑舉

其子光嗣晉謝安舉其兄子謝玄皆不負其所舉不以私意累之賀州之舉何以異此哉

防州板倉公尹京一日出行雖嬰兒皆避匿屏息俟其過有一兒可十歲獨不避且從而罵之公聞之命問其父姓名里居還謂府吏曰民某嘗訟乎吏檢之乃嘗訟而弗克者於是再召而按之果冤乃賜金謝之嗚呼公判無私官吏之所難知過能改聖人之所貴今防州一舉而兩美具焉豈不賢哉

芭蕉菴桃青師事富春山人山人嘗爲半時菴澹澹作菴記其文道嘗爲桃青講南華今日三歲童子莫不知有桃青澹澹而富春山人或不知爲何人山人姓田名某字省吾號桐江從物徂徠學仕於某侯直諫弗聽請致仕亦弗允於是私去奔與其友滕東璧太宰德夫數人相共謀曰侯必遣兵追之恐不可脫盍相與出死力拒之乃各衷甲護送山人數十里追兵不來乃告別還省吾已去遊與更號富春山人後遊攝之池田授徒自給爲澹澹作菴記蓋在攝時也余常慕東璧德

夫之高義非備儒之所及也

岡井孝先與物徂徠友善且有葭葦之親孝先嘗浴箱根溫泉臨行託徂徠以妻子既而小兒患痘徂徠馳往視之晝夜身不解衣帶飲食湯藥皆自調之兒危篤馳人告孝先孝先深服其高義與人語及之輒嗟嘆久之余謂以徂徠之豪悍而所爲如此亦可見其卓越尋常矣夫伊物之學可謂詭異矣然余聞伊氏之徒往往溫恭退讓物氏之徒大抵豪爽明快皆重義不顧利害服善愛才唯恐不及要之非凡庸也今人孰不排伊物而笑之然視其人品則有薰蕕之別噫

松陰快談卷之二

伊豫 長野確孟確著

讀歷史諸子鈔本不如讀一部史子也讀諸家選本不如讀一家全集也欲學文章最忌博雜惟要精看數部須使書味盈胸中慎不當貪多矣其書大抵左國史漢孟荀莊騷加以韓柳歐蘇之全集反覆精讀然後下筆必有可觀然不可無良師友琢磨也否則不免獨學固陋矣文已成然後博讀書則用力少勞而收功却多

文章必須一氣呵成譬猶人之一身四支百骸各異其用而氣之流貫於全體者未嘗中絕乃能生活運動若徒有頭目手足無一氣流通則是木偶耳文有抑揚開闔操縱起伏回抱接初種種之法而一氣呵成乃稱作手如徒拾句綴字銖積寸累慘澹經營有無數斷續之痕豈成言語哉

本邦儒者作文多未知篇法而妄作也太宰德夫文論曰文有四法曰篇法曰章法曰句法曰字法積字成句積句成章積章成篇四者皆有法一失其法則不成文矣先秦古文以至韓柳二家森然法度歷歷可考近世古文辭家作今觀其文非不工也惟其字與句有法而章與篇皆失法故氣脉不貫不足觀也善哉太宰氏之言本邦先輩論文能及此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聞也蓋用力於文辭者莫如徂徠之徒而其所作猶多失篇法如德夫之言況他人乎夫失字法句法是小疵耳至失篇法則安在其爲文哉

作文縛法則筆端窘束氣脉不貫矣慣焉自放則叙次錯置前後支離故必使法與我一不與之期而合斯謂之善文嗚呼是豈易事哉
元吳萊論文曰作文如用兵兵有正有奇正者法度如部伍分明是也奇者不爲法度所縛千變萬化坐作擊刺一時俱起及其欲止部伍各還其隊元不曾亂是論文之尤善者

詩法易認文法難知欲知作文之法則莫如熟讀韓柳歐蘇之文而又不可無良師友也否則用力甚勞而誤認不少

文法甚嚴且明而本無定法一篇之中有起結照應波瀾轉折起伏頓挫抑揚等之法可一一指示而非有幾句必轉折幾段必照應之定局也譬猶軍法左右前後坐作進退皆有法度而戰鬪之際變化不測出奇無窮也善作文者窮言竭論如意己盡忽又一轉更出人意表而照右應左結前起後未嘗出範圍之外兵以克敵爲主出奇不克惡在其爲奇哉文以達意爲主出奇不達又惡在其爲奇哉文以意爲主以氣爲輔以辭爲奴是千古不易之定論也造語雖巧而氣脉不貫主意不明是奴婢強而主輔弱也故能役使奴婢而不爲奴婢役使斯可謂善文矣喋喋千言意晦氣弱將焉用文不如不作之愈也

文之強弱在氣而不在辭世有以艱澁爲強以平易爲弱者東坡之文平易著明于鱗之文艱澁隱晦然孰強孰弱孰優孰劣孰奇孰拙具眼者必能辨之魏文曰

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是千古之確論也
韓文公論文曰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
氣盛則言之長短與聲之高下皆宜可謂作文之要訣矣
有經語有史語有小說家之語有語錄隨筆之語論記序書尺牘之類文體已異
語氣自別斷斷不可混用也
有套語有歇後之語用之詩尺牘小文辭猶可也至作大議論大文章則必不可
用也世之陋儒大抵不能辨文體粗心讀書見西土人或用語俗語或用套語或用
歇後之語不辨古今不問文體以爲文章皆如此遂妄用之曰我有證據是可笑
之甚者文體之不同猶畫工之於草木禽獸各別體也今若畫桃施之以蘭葉畫
虎施之以鹿毛孰不笑其謬戾也故欲學作文者辨體之爲急務
作文須一筆寫去首尾粲然而後稍加添刪則自然有活潑流動之氣若銖積寸
累則死氣滿紙使讀者厭倦思睡也

文能達意非易事也議論排纂縱橫如意而天地景物千態萬狀及日用常近眼
前鎖細之事任筆寫來未嘗停手斯能達其意矣是在西土人亦難之況於我乎
東坡論文曰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文
理自然姿態橫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
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
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
用矣近日文人有分達意修辭爲二者又謂艱澁之文爲修辭謂平易之文爲達
意可發一粲夫辭不修則意不可達意不達則不可以爲辭王弼州藝苑卮言曰
孔子曰辭達而已矣又曰脩辭立其誠蓋辭無所不修而意則主於達今易繫禮
經家語魯論春秋之篇存者抑何嘗不工也楊雄氏避其達而故晦之作法言太
史避其晦故譯而達之作帝王本紀俱非聖人意也亦知言也
光明正大法度森嚴而若然嚮然奏刀驕然莫如韓文公焉縱心态腕篇法政嚴

序次詳備麗句層出愈多而愈不亂莫如柳柳州焉婉曲周折法度間暇詞意醇厚氣調員美莫如歐陽公焉縱橫排稟才鋒俊偉奇奇怪怪不與法期而與之合莫如蘇文忠焉

陳後山談叢云法在人故必學巧在己故必悟余謂兩箇工夫不可闕一也蓋無師友琢磨則規矩準繩不可得而知也故必學焉夫運用之妙存於一心在我自得不可恃他人也故必悟焉

韓學孟歐學韓終不見其蹊徑張無垢所謂欄柄入手開導之際改頭換面隨宜說法使殊塗同歸是可以悟作文之法夫孟韓歐蘇之所同者在其法度結構爾不可求同於字句之末矣荀子曰禹行而舜趨子張氏之賤儒也由是言之豈惟文而已哉

觀文辭者顧其運用如何而已古今雅俗皆自此而判也猶良匠製器衆材一經其手精巧可喜如夫拙者雖有美材適足以傷之耳故其妙用不在其材而在其

手不在其手而在其心靈丹一粒點鐵成金運用之妙存於一心豈惟道家與兵家之謂哉

客問曰經左國史漢皆古文也篇章之間固非無法然豈一一合後人所說哉作文者不必拘法可余曰否子欲知議論文法且試讀孟子莊子欲知叙事之法且試讀左傳史記反覆以索其結構之法久之自了然矣不必須多辨也今夫世人孰不讀孟莊左史但粗心讀過生吞活剗不知其法之所在耳且夫韓柳歐蘇八家之文已爲千載之宗師後之學文者不得不依其法猶作詩者不得不依沈約之韻也李笠翁曰未有沈休文詩韻以前大同小異或可叶入詩中既有此書卽三百篇之風人復作亦當俯就範圍李白仙杜甫詩聖其才豈出沈約下未聞以才思縱橫而躍出韻外況其他乎設有一詩於此言言中的字字驚人而以東冬江陽並叶互施吾知司選者必加擯黜豈有以才高句美而破格收之者乎合譜合韻方可言才否則八斗難克升合五車不敵片紙雖多雖富亦奚以爲余謂

學文者先學字法句法章法篇法，猶學詩者先學平仄排比句法韻脚也。余幼少好文，不知篇法，信手漫寫，觀於他人之所作，亦猶是也。因謂文章如是易為耳，後反覆讀孟荀莊騷及唐宋明諸家之文，稍稍知篇法之所在，愈久愈明。始知篇法嚴然不可胡亂下筆也。今夫連篇累牘，師心妄作，以誇多，我恐不免識者之旁觀匿笑也。

明清人作時文，有定法，所謂一胃一腰六腹一尾等之類是也。其法本亦自古文出也。然不與古文同，譬猶古詩之與近體也。古詩無定法，而恰有法，然非如近體之平仄一定，配比切對句，必五七字韻，必限一韻，嚴然不可移易也。古文無定法，只是言語之次第承接得宜者是耳，或譬喻或波瀾，首尾結構各相喚應，而氣脉流貫，句句欲活，乃成言語，乃是好文章也。若承接無法，則支離決裂，如口吃者之語，豈成文辭哉。

世儒論詩文，輒以世代為高下，是耳食之言耳。詩文之佳惡在人，而不在世。在詩

文而不在人，惟具明眼而能公判者，可與論詩文矣。

柳子厚論韓文曰：退之所敬，司馬遷、楊雄、遷於退之固相上下。若雄者，如太玄法言及四愁賦，退之獨未作耳。決作之，加恢奇，至他文過楊雄遠甚。雄文遣言措意頗短局滯澁，不若退之猖狂恣肆，意有所作，楊升菴曰：歐陽公、蘇東坡之文皆前無古人矣。至老泉之文，若求其侶，在孟荀之間。史、漢之上，方正學詩曰：前宋文章配兩周，盛時詩律亦無儔。今人未識崑崙派，却笑黃河是濁流。如三子者可謂具正法眼矣。明都元敬鐵網珊瑚曰：今人收書多貴古而賤今，且如山水花鳥，宋之數人超越往昔，但取其神妙，勿論其世代可也。余謂書畫詩文皆不拘世代，可余常持左氏不及司馬之說，其略曰：人皆知班之不及馬，而不知左氏亦不及司馬也。子長之文猶文人，高士為水墨山水，略有筆墨而妙處在筆墨之外。左氏猶畫匠之着色，山水固守規矩而不敢胡亂下一筆也。然求其神采秀發氣韻流動，不可多得也。左氏一部自首至尾，唯是一法少變化，至史記則縱橫變幻，使人把

捉不得所謂神明於法者

左氏之不及司馬猶列子之不及莊子也朱子曰孟子莊子文氣俱好列子便有迂僻處莊子全寫列子又變得奇峻胡元瑞筆叢曰大抵列之文法莊之文奇列猶丘明莊猶司馬列規矩馴而易入莊崖岸峻而難攀兩段議論皆所謂眼透紙背者

前人不必要勝後人如列子之不及莊子左氏之不及司馬苑曄之不及陳壽晉書之不及五代史諸皆是也豈得拘世代哉

修史者知記歷代事實及文物制度而不知模寫其人之氣象好尚文章言語之各殊則不足以爲史矣故修史之難在不失其時世之本色使千載之下讀者如身在其時親見其事也司馬子長作史記自黃帝迄漢武上下三千餘年論著纔五十萬言而三代之時自是三代之時春秋戰國之時自是春秋戰國之時下至秦漢之際又自是別樣時人之氣象好尚各自不同使讀者想見其時風人品是

所以爲良史也今倘有人編修我國史亦宜效之至如言語文章則勢不可得寫其本色焉然亦求隨其時世而少存其風趣可也然此等妙筆從何處得來亦恐是可言而不可行者

古書無謂我爲身者蓋漢末俗語始有之也三國志張飛曰身是張翼德是可以見其時世之語氣矣五代史王彥章曰豹死留皮人死留名之類亦可想見其人之氣象矣陳歐之所以爲良史也

觀文辭者先須察其結構大勢如何此果佳有小瑕累未足爲病也柳子厚云古今號文章爲難非謂比興之不足恢拓之不遠鑽礪之不工頗類之不除也得之爲難知之愈難耳苟或得其高朗探其深頤雖有蕪敗則爲日月之蝕也大圭之瑕也曷足傷其明黜其實哉善哉子厚之論文也今人以其井蛙之見妄評品文章偶見小疵譁言攻之并其全體之美棄擲不顧矧其指以爲疵者未必然耶且其所自作果無一疵可指乎排人售已薄俗誠可歎朱子嘗與門人同觀東坡之

文門人指摘其瑕。朱子曰：渠文大勢佳，雖有小瑕，不妨其佳，可謂公判矣。凡觀人詩文者，虛心平氣，反覆數過而後，須思我作之，果能勝之否？果能及之否？抑不可及否？然後論其佳否。庶幾不謬。今人率以愛憎之口，妄加譏評於人文，否則矮人觀場，從人啼笑耳。

論文不問其美惡，惟簡短而後可，則濡墨吮筆，可一朝駕歐蘇之上，惟繁長而後可，則綴字滿紙，皆可壓倒孟韓。視字之多少，以爲文之高下，則三歲童子皆可以論定古今文章矣。楊升菴曰：繁非也，簡非也，不繁不簡亦非也，難非也，易非也，不難不易亦非也。繁有美惡，簡有美惡，難有美惡，易有美惡，惟求其美而已。知言哉！大概西土人性通達寬厚，喜同惡異之弊少，故互美其長而棄其短。本土人性苛塞狹隘，動輒異動相軋，務護己短，好毀人長，一切莫不皆然。猜忌妬媚，雖出於沈溺名利之深，然亦其資性然也。好艱澁之文者笑平易之文，喜平易之文者譏艱澁之文，不知其各有美也。人情僻於好惡，不止詩文，試思之天地之間，日月山川

草木禽獸賦形不同，千品萬殊而各有其用，各有其美，是天地之所以爲大也。若以日毀月，以山譏川，以草木訕禽獸，則幾何不爲天地笑。

王武子云：未知文生於情，情生於文。此言極佳。先有意趣而後下筆，所謂文生於情也。是人人靡不知焉。隨筆而意生，隨意而筆轉，一轉更妙於一轉，所謂情生於文也。斯謂之妙境，然能解此者鮮矣。

言語妙處可意會而不可言傳也。故古今人論文談詩，其所說着者，纔其皮膚耳。至其妙處，則言語不可以狀焉。但才人獨能意會之而已。故才人之言，儘有味焉。若夫憤憤者之言，愈多愈可厭。

諸家傳註爲經史子集之累者不少矣。蓋著作之與考據家，肝腸意見絕不相同。訓詁人往往好牽強附會，斷章別句，遂使精意妙義，索然嚼蠟無味。其爲累豈淺哉。

造語雅馴，一氣流貫，縱橫馳騁，不失法度，乃稱作手。造語雖巧，然氣脉不貫，則是

剪綵之花終無生氣矣縱橫馳騁無規矩法度則是風顛漢之絮語豈成言語哉
柳子厚評韓文曰世之摸擬竄竊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為辭者之
讀之也其大笑固宜是子厚譏世之辭勝而氣弱者也

叙事之奇古者莫如檀弓穆天子傳焉漢武飛燕內外傳亦野史之古者文家不
容不讀

邦人論文者大抵知字法與句法而已未嘗知有篇法也論文及篇法者獨太宰
德夫而已然擇而不精語而不詳故其所作亦多失於此豈不惜哉

或曰所謂抑揚頓挫非文法也西土及第場屋朗誦試卷之音節耳余笑曰音節
固有抑揚頓挫而文法亦有之今試讀孟韓諸家之文其抑揚頓挫之法可一一
指示是何關音節哉如子之言所謂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藝苑名言曰唐人拗
體律詩有二種其一單句拗第幾字則偶句亦拗第幾字抑揚抗墜讀之如一片
宮商是所謂音節之抑揚也清儲欣評韓文公答呂醫山人書曰抑極忽揚抑處

盡揚處倍有聲光氣燄得司馬子長之神是所謂文法之抑揚也何關音節哉

鹽鐵論經世實用之書儒者固不可不讀而其文辭亦漢文之傑然者

陸宣公奏議其經世之略與賈太傅伯仲可謂真才實學矣而其文辭典質溫雅
雖不免駢儷之體然亦唐文之傑出者

柳子厚狀段太尉逸事咄咄如生與馬遷相上下而其作南霽雲廟碑皆駢儷之
語蓋柳文佳者絕佳而不免駁雜固不如韓文之篇篇皆高古絕妙也

李翱字習之韓門之高足也樂善好士見人有一善一能稱譽振拔必達而後止
自謂引薦賢俊如朝饑求殮如久曠思通如見天麗而不得親其為人可知也當
時韓文公亦愛好士然習之以為未足貽書切切刺譏習之文逼似昌黎其拜禹
言曰惟天地之無究兮哀生人之常勤往者吾弗及兮來者吾弗聞已而已而讀
之亦可以想見其賢矣

唐孫樵作文高潔如刻武侯碑陰簡明雅健頓挫入妙其與友論文書及與王霖

秀才書自述淵源謂得作文之真訣蓋非虛妄也著孫氏西齋錄論篇年史法如高祖殺太子建成者何黜功循愛譏失教也李勣立皇后武氏者何忘諫贊匿懲廢命也之類數條蓋朱子綱目之權輿也孫樵自鈔其文三十五篇編成十卷又自序之在唐中和四年

歐陽公五代史伶官傳尤妙與馬遷相上下范曄陳壽皆不能及也

王荆公作文繁簡皆妙如上仁宗萬言書最繁而最美者如讀柳宗元傳讀孟嘗君傳至簡而至美者

韓文公之學孟子蘇長公之學莊子毫無模擬剽竊之痕居然有閉門造車開門合轍之妙

明焦竑焦氏筆乘云近世談文率宗史記然子長精神結構茫然未解第襲其語耳此史公之盜臣也讀荆公短文數首直可與其論贊相頡頏讀刺客傳伍子胥廟銘觀其筆力曲折真脫胎換骨手也余謂明人所謂古文皆第剽竊古語耳至

其法度神妙則未嘗夢見弱侯之言確哉

古往今來天地之間事物之盡善盡美者蓋少矣雖聖人猶未免焉如湯之有慙德武之未盡善伯夷之隘柳下惠之不恭是也如韓文公之文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矣然其文亦未免瑕類如送孟東野序戶絃家誦者而人或譏其臧孫辰荀卿與孟子竝稱然是猶可余按此篇首句曰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若夫孔孟謂之不平鳴可也如阜陶禹夔伊尹周公皆身在順境其道之行毫無遺憾豈可謂之不平哉洪景廬容齋隨筆亦詳辨之今不煩舉王羲之書家之龍鳳也楊升菴丹銘總錄云王右軍書帖多悞字皆玉瑕錦類不可効尤由是視之文如退之書如羲之皆未免疵病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日月之明有時而蝕奚足傷其大且明哉

戰國策杜赫曰譬之如張羅者張之於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得矣張於多鳥處則又駭鳥矣必張於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得鳥矣文奇甚惟坡翁獨得此妙

其禮以養人爲本論曰禮未始有定論也然而不可以出於人情之外則亦未始無定論也執其無定以爲定論則塗之人皆可以爲禮又王者不治夷狄論曰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又清風閣記曰所謂身者汝之所寄也而所謂閣者汝之所以寄所寄也之類甚多坡翁之文自莊子國策轉化來雄辯痛快奇奇怪怪無復滯碍

王弼州云讀子瞻文見才矣然似不讀書者余謂是乃子瞻之所以妙於文也子瞻豈盜竊古語者哉不止子瞻韓歐亦然不止韓歐孟荀莊列一切古文皆然凡爲文多援典故多用古語皆未至者也借喪馬誇富者可愧之甚柳子厚與楊誨之書曰足下所爲書言文章極正辭與雅但用莊子國語文字太多反累正氣果能遺是則大善矣視子厚之言乃知元美之憤憤也

大家之詩文別有一種雄豪之氣自不與小家面目同也世有詩文精巧足以名家而終不可列大家品目者是其才力有限非一時勉強可能及也是在其詩文之氣力而不在著作之多少也故名大家百篇不能敵大家之一文一詩是可與知者道也或以著作之多少分大家小家果然則小兒之學語數百篇皆可以壓倒古人大家矣豈可哉

元許衡劉因以道學名皆博學能文其他有文名者元好問趙孟頫吳澄姚燧馬祖常范德機楊仲弘虞集揭傒斯張雨楊廉夫姚樞黃潛柳貫吳涑危素十數人或文或詩要可比宋之小家數至明文運又旺名家不啻千百然亦皆不能鬚鬚宋人獨王陽明可與宋大家比肩而立矣

明文之佳者莫如王陽明焉遣言措意縱橫開闔靡不如意方正學徐文長亦恢恢乎疾馳矣簡潔雅馴莫如劉青田富瞻雄偉莫如宋景濂王弼州藝苑卮言曰宋景濂如酒池肉林直是豐饒而寡芍藥之和方希直如奔流滔滔一瀉千里而灤洄混漾之狀頗少可謂具論矣

從前論明文者未嘗及王陽明余讀陽明文錄縱橫俊偉出入高下靡不如意古

人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痒處搔余於王文亦云嘗聞木順菴先生甚好韓文後又喜陽明平居不釋手偃武以來詩貴盛唐先生爲矯矢夫先生學德純厚不以詩文顯然可謂慧眼如炬矣

朱文公之文白香山之詩皆不依倣古人獨別創一體讀之似平穩而實甚奇俱可見其膽識之大楊升菴曰剖折性理之精微則日精月明究詰邪說之隱蘊則神搜霆擊其感激忠義發明離騷則苦雨凄風之變態其泛應人事游戲翰墨則行雲流水之自然其紫陽之文乎是善論朱子之文者

余在昌平學舍閱寫本呂東萊先生左氏博議比之舶來印本及本邦翻刻諸本其文繁長篇數亦多印本蓋後人厭其繁蕪而刪之者意王弼州之徒爲之歟然未能考也讀博議亦知東萊學殖之富才力之雄林下偶譚云東萊早年文章在詞科中最號傑然者然藻績排比之態要亦消磨未盡中年方就平實惜其不多作而遂無年耳

一日書賈携陳龍川文集來示余求價甚高余貧不能償乃借得一月讀之議論恢奇如其爲人至如武庚祿父殷之孝子管叔蔡叔殷之忠臣之論怪奇驚人然亦原於坡翁武王論龍川名亮字同甫朱文公之友也往復論學見文集其學雖詭要亦一世豪傑也方正學謂使孝宗用龍川足何恢復中原可謂公論確言矣及龍川沒朱子題其墓曰龍川陳先生之墓亦可見其始終友誼相全矣陸象山余讀其語錄未見其文集也東萊屢稱其文象山少朱子殆二十歲而朱子敬重之象山嘗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之章朱子執經下座聽之爲湖之會象山作詩語侵朱子次韻之詩益溫厚和敬盛德之氣象藹然可掬焉學朱子者不可不知也近世偏固怪僻妄自尊大毫髮不與已合者輒與之絕交而託名於道學吁是其爲道學可知也已

宋吳氏林下偶譚曰歐公凡遇後進投卷可采者悉錄之爲一冊名曰文林公爲一世文宗於後進片言隻字乃珍重如此今人可以鑒矣余謂是卽公之所以爲

文宗也嘗讀公與劉原父書曰得介甫新詩數十篇皆奇絕喜此道不寂莫以相告又答梅聖俞書曰讀蘇軾書不覺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常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也可喜可喜公喜人之善成人之美如此蓋以其天分甚高耳明胡宗憲示茅坤以白鹿表茅坤吃曰是非吾荊州不能作也唐荊州蓋其師也既而知徐文長所作乃曰惜末弱耳是其妬媚之情不能自掩也大抵明儒相忌相排不翅一茅坤也視於歐公可以見人品薰蕕之別矣余讀茅氏文集不得一佳作蓋不足爲文長之奴宜乎其不堪猜忌也古人曰毀生於嫉嫉生於不勝信哉言也徐文長善書所著玄鈔類摘纂古今書法頗精博又能畫嘗自次第其所能曰書一詩二文三畫四以余觀之其詩非無奇句妙語然近詭僻不如文之恢奇精妙也哀中郎評文長之詩爲有明一人恐僻其所好耳明李于鱗王元美剽竊古語以爲合文不知文之古今在結構而不在字句之末也結構合古法雖用俗語不害爲古且夫古文之美者莫如孟子莊子左氏公穀

國語國策史記果剽竊詩書耶其引詩書必曰詩云云書云至自撰之語未嘗攘詩書一語是韓文公之所以去陳言也物茂卿云退之去陳言而古則荒矣吁陳言腐語可以爲古哉不思之甚如于鱗比玉集序讀之似謎語誠俳優之語哉何李李王之詩文譬猶劇場中正末淨丑戲子之語言擬模文飾太過強笑強哭毫無神氣故乍讀之可喜再讀之使人羞赧王弼州喜于鱗之文晚年稍悟其非遽慕東坡然不及矣觀弼州續稿可以見焉明文人歸震川唐荆川之輩與于鱗元美互相排笑獨元美晚年稍悟其非弼州續稿與徐宗伯書曰弟數年甚推轂韓歐諸賢以爲大雅之文故當於熙甫不薄第無由相聞耳可見悔悟也第于鱗讀書不博且早逝未及悟耳歸有光字熙甫震川其號與荆川皆宗歐蘇然氣弱不振蓋亦非善學者也在漢文好剽竊他書者淮南鴻烈是也明人所謂古文辭之祖也王元美作序極稱揚之然其書元非出於劉安一手故頗冗複割裂不足以爲法也余幼時再三

讀之後稍覺可厭以其無生氣也

蘇老泉曰今夫繡繪錦縠衣服之窮美者也尺寸而割之錯而紉之以爲服則綈繒之不若李王物服所謂古文辭者無乃類此乎

善文不必博學博學不必善文古人曰好箇歐九可惜不讀書而歐文之妙與日月爭光是善文不必博學也宋劉原父明楊升菴其學該博古今少比而文章並皆不絕佳是博學不必善文也若我先輩鳩巢之學不如東涯之博東涯之文不如鳩巢之佳則文章豈以才識爲先歟

袁中郎作山水遊記甚輕妙讀之使人想見其景勝飄然在其地矣至於議論非其所長也

清人之文能入細而不能爲大秦漢古文大抵龜枝大葉之文氣骨雄壯豪蕩不羈所以爲高也清人之文唯於枝葉上粉澤是所以不及也

偃武以來諸儒輩出然風氣未開讀書率生吞活剗未能詳解文理享保年間物

徂徠出才氣超始悟西土之文理自以爲獨得之祕於是蔑視先儒傲睨海內造爲新說名曰古學高言虛喝風靡一世當時諸儒不心服者欲與之抗辯而才力不足徒憤惋而已可勝歎哉

物服二子之文謬誤不少矣然有子之才學者求之今日未易得也浮薄之徒攻排詆訶不遺餘力甚者竄改其文以求勝焉然視其所作不足爲二子之奴豈能駕而上之哉

茂卿篤信李王終身不疑然其才實出李王之上茂卿之文氣骨矯矯筆力俊利李王迂僻不快利清人斥李王之詩文爲僞體太宰德夫縣次公皆茂卿之徒也譏李王之文爲俳體皆確論不誣也噫李王捨作詩文而取笑於天下後世悲夫伊藤東涯謂徂徠之文譬猶着鬼臉恐嚇嬰兒是尤善狀其文也徂徠之才豪蕩不羈子遷之才輕妙俊利但恨過信李王誤用其才偉武以來物服之外能文者莫如室鳩巢藤東野焉善詩者莫如新井白石梁峴

巖焉東野名煥圖字東璧學于徂徠年三十七沒有遺稿三卷鍛鍊未精然文有氣力有光燄可見其才之高矣天若假以年則非物服諸子之所及也蛻巖名邦美字景鸞初學宋詩歐蘇范陸無所不讀又喜徐文長袁中郎晚年一宗李杜其詩縱橫肆靡所不有雖頗多瑕類然要之非當時諸家之所及也備前湯元禎文會雜記曰蛻巖與東野未嘗相知而彼此慕其才東野嘗仕某侯無幾致仕蛻巖與其友謀欲薦東野於水府使爲史館修撰乃始相見於東都吳服街有唱和之詩後十餘日東野卒蛻巖歎惜不已云夫二子學術文詩趨向不同然相知至深不與世儒以井蛙之見而黨同伐異者同也

新井白石經世之才可比賈太傅陸宣公如詩文特其餘事耳著述贍富皆俚言國字而識見超卓考據精博其豪邁英特蓋千古一人耳豈可與世之齷齪腐儒同年而談焉哉

西土舶商來長崎者動輒欺瞞邦人程赤城亦舶商也長崎譯官問赤城曰貴國

近日有何奇物赤城妄言曰有橄欖鳥形狀大小皆似橄欖因以得名譯人吃以爲奇因屢託赤城舶載來赤城笑曰聊相戲耳先是林珍何倩願長卿共來長崎時有大高坂芝山者質以文章皆曰子之文韓柳不能過焉是其爲侮弄也明矣大抵渠點者蔑視我以爲不學無知因侮弄以供笑資邦人不察扣以詩文奉其言以爲金科玉條豈不謬哉近舶商某生亦頗黠者也極口譏物服諸子之詩其言妄誕無據其所作亦拙劣不足爲物服之奴也邦人之寡陋者妄信之以爲是西土人之言必有據矣是弗察之甚者夫唐宋元明名家論文猶未免有差謬明桑悅祝允明論文皆肆口橫議歷詆韓歐不遺餘力聞者但嗤其妄而已況舶商海賈豈可信焉哉柳柳州荅杜溫夫書曰足下用助字不當律令所謂乎歟耶哉夫者疑辭也矣耳焉也者決辭也今足下則一之宜四考前聞人所使用與吾言類且異慎思之則一益也西土書生猶且陋劣如此況商賈哉

明人務求勝宋人然其學術文章曾不能髣髴宋人大抵宋人能自爲一家不肯

蹈襲前人，明人好剽竊，古人是其膽識已迥然不同也。清人長於考據，指摘前人之謬誤，旁引博證，往往中其肯綮，然短於著作，其不及明人，猶明之於宋也。文欲雅健而艷曲，此用工夫；在字法與句法，又欲氣脈流貫而變化曲折，不支離旁斥，此用工夫；在章法與篇法，作句大抵欲曲而不欲直，省而不欲增，曲則有味，省則不弱，作篇欲前面伐後面，前段生後段，枝節相生，則自然活潑不死矣。鍊字鍊句，易着工夫，而篇章之際尤難爲巧，至於變化縱橫出奇無究，則是出於天資，妙才非工夫所能及也。

松陰快談卷之二

伊豫 長野確孟確著

宋吳可有藏海詩話曰：和平常韻要奇特，押之則不與衆人同，如險韻當要穩順，押之方妙。余謂押韻之文讀之如無韻者，方妙。至如古賦五七言古詩歌行，尤不可有押韻之痕。如東坡赤壁賦縱橫馳騁，議論排募如讀散文，不爲韻字，窘束是所以雄才驚人。也。李杜韓白之古詩，皆展拓開張，一氣如話，其用韻毫無痕跡，是所以爲大家而不可及也。

余久疑沈約平上去入四聲不與宮商角徵羽五音合一，日讀米元章畫史，曰：沈隱侯只知四聲，求其宮聲不得，乃分平聲爲二，以欺後學。幾于千年，無人辨正。愚陋之人從而祖述，作字母，謹守前說。陸德明亦吳音傳其祖說，故以東冬爲異，中鍾爲別，以象爲獎，以上爲賞，因其吳音，以襲後學，莫之能正。余於是，是以五方立五

行求五音乃得一聲於孟仲季位因金寄土了然明白字字調聲五音皆具削去平上去入之號表以宮商角徵羽之名有聲無形互相假借千載之後疑誤判清大初漏露神姦鬼祕無所逃形若云大宋五音正韻余讀之多年之疑渙然冰釋然古人定制後人明知其非而勢不可改者亦不少豈特音韻而已哉但今人據四聲以紛紛爭音韻之是非者豈不太陋哉

杜少陵詩甚巧蓋由苦吟得之觀太白飯顆山頭之詩可以見焉太白天才所謂以不用意得之者賈浪仙云兩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孟東野云夜吟曉不休苦吟鬼神愁如孟浩然眉毫盡落斐祐袖手衣袖至穿王維走入醋甕薛道衡構思聞人聲則怒陳後山有詩思急歸擁被臥而思之呻吟如病者家人爲之逐去貓犬嬰兒皆寄別家可謂苦心篤好矣古人有句云閉門覓句陳無己對客揮毫秦少游無已蓋少陵之流少游蓋青蓮之流

王弼州曰太白不成語者少老杜不成語者多凡看二公詩不必病其累句不必

曲爲之護正使瑕瑜不掩亦是大家此論甚佳余謂李杜二公詩固未免瑕類然天下萬世作詩者無能出於二公之上者是所以爲詩聖也世之陋儒局量執拗見人之小疵乃舉其全體而不之信或說其所尊信之一謬誤則憤怒見於色甚至與其人絕交是其不曉事可笑之甚有客謂余曰李杜詩聖也豈有紕繆哉余笑曰是不必待多言子曾看中庸乎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朱子解之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夫天地且不免有過況眇小之軀生於其間者哉子之信李杜過於信天地者不亦甚乎其人笑而去

唐詩有唐詩之妙宋詩有宋詩之妙而唐宋諸家各有悟入自得處都不一般如韓柳歐蘇王曾之文歐吳顏柳蔡米蘇黃之書莫不皆然也學之亦各學其所好可其所好者便其性情之所近也譬諸飲食各有所嗜以我炙而笑人膾不已騷乎

余於詩無所偏好唐宋元明諸家之詩或雄渾或飄逸或巧緻或清麗凡足以悅

吾心者無所不愛於時人之詩亦然不問其風調之異同佳者取之但生硬拙俗諷詠無韻致者雖曰名人之所作我則不取也譬猶肉炙魚膾凡味於我口者無所不嗜而獨糟糠則非所嗜也

詩貴新奇非詭怪隱僻之謂也眼前景物平常情事而人未經道者我能道破之又務使詞理燎然不煩思釋乃稱作手若舍現在常近而必求之千里之外探之古塚秘笈之中造語詭怪不解爲何等語博則博矣其去詩也遠矣

白香山詩云匹如身後有何事應向人間無所求匹如人多不解其義東涯以爲單匹之意其義始明蓋香山無子故云箇單匹之身於世無所求然又視人生匹似風中花之句則當爲如似之義匹如匹似應無異義豈隨其所用而義變耶王漁洋香祖筆記曰從來學杜者無如山谷山谷語必己出不屑裨販杜語後山簡齋之屬都未夢見況其下者乎余竊謂山谷好用僻典博則博矣未必善學杜者子美五七言古詩惟韓文公善學之至於五七律未知屬誰也後人之詩不及

子美猶後人之文不及退之也前無古人後無來者惟二公足以當之矣

讀書該博學問純正而其詩不能巧無風韻流動之趣者性情不足也纔讀數卷書作詩却有可觀故曰詩有別材非關書也然非已有性情而又能讀破萬卷者則終不能爲大家矣

東坡之詩妙絕千古如泛穎詩云畫船俯明鏡笑問汝爲誰忽然生鱗甲亂我須與眉散爲百東坡頃刻復在茲之類理致新奇言語形容之妙匪夷所思誰道坡詩不及其文也

朱子曰秦少游詩甚巧張文潛詩只一筆寫去重意重字皆不問然好處亦是絕好余因謂二子皆蘇門之高足而朱子評之甚公確非如後人之滿口皆出於私意也

文潛文甚淳厚坡公云汪洋淡泊甚似子由文潛學坡公氣力稍弱自然似子由作詩者第一性情第二學問溫柔敦厚詩之教也須子細玩味此四字所謂性情

不出於此矣。而讀書益博，則運用益妙。故曰：第二學問也。或作詩不能巧，乃自諉曰：我所作儒者之詩，也不必求巧。於風花雪月之閑言語，是強詞以掩拙耳。夫三百篇之風人，多賢人君子，而詞皆原於性情，風韻流動，使讀者一唱三歎，未聞別有生硬不韻之詩名。爲儒者之作也。古之名人，如蘇老泉、曾子固，不必作詩，其所存纔一二見而已，豈非其所長耶？有才識之人，善藏拙，如此後人之所當法焉。世間一種粗拙浮噪之人，動輒杜撰亂道，不知羞愧，好妄罵人，不知他人皆勝已也。可醜之甚。

全篇氣脉流貫，而句中有一兩字未瑩，是所謂有形病也。改挽一兩字，則爲佳作矣。字句有可觀，而今首氣脉不貫，其病混然不可指摘，是所謂無形病也。不改作，則終不成言語。

范石湖之詩，少瑕類。陸放翁之詩，多瑕類。然至其氣力變化，石湖迥出放翁之下。放翁之詩，有放豪之氣焉。南宋詩人，蓋無出其右者。近日詩流學放翁者，不少。然有豪放之氣者，我未之聞也。

清詩人如吳梅村、錢牧齋、朱竹垞、施愚山、王院亭、宋荔裳，皆無愧於爲名家矣。至於李漁、袁枚，則才學斯下矣。然其論著間有可觀焉。要之清人著作，非其所長也。考據之學，如毛奇齡，非無可取，但短於著作，故議論未痛快。

袁子才隨園詩話，其所喜祇是香奩竹枝，亦可以見其人品矣。子才意氣欲駕漁洋而上之，然其才學不足望漁洋，何能上之耶？

古之大賢君子，無不善詩者。讀之可以想見其氣象矣。明道先生有句曰：莫辭盞酒十分醉，只惜風花一片飛。其胸襟洒落，春風愷悌之氣象，自流動於二句中。夫詩賦吟詠，豈非閑言語哉？然君子不廢者，以其忠厚惻怛，溫柔和樂，有一唱三歎之妙耳。孔子探匹夫匹婦之辭，與禮書春秋並列於六經，豈無意耶？

余深愛宗忠簡公華陰道中二絕，云：烟遮晃白初疑雪，日映爛斑却是花。馬渡急流行，小崦柳絲如織映人家。菅茅作屋幾家居，雲碓風帘路不紆。坡側杏花溪畔

柳分明摩詰朝川圖公之忠義照映千古固不可以詞人論也而其詞藻妙麗如此非尋常詩家所及也

先君子篤好儒學交友皆當時豪傑名士片山北海中井竹山尾藤二洲江村君錫葛子琴合麗王篠安道木孔恭諸老或以道德或以詩文郵筒往來加緘嘗會諸名士於浪華蟹島大勝樓分韻賦詩金玉盈座蓋亦一時盛事也

先君子好詩有遺稿三卷今謹錄數首秋口曰或遊山壑或郊垞復向江干杖暫停柿實垂垂秋水岸鷗翎拍拍夕陽汀樹間深住漁人舍橋畔斜橫買客船安借晉時虎頭手目中風景入丹青送矢野敬士遊浪華曰海門遙惹夕陽流堪羨騷人千里遊白鳥双双飛送客青山點點出迎舟雲將片雨前殘暑樹帶微風報早秋想得葦葭洲上月勝情深倚讀書樓漫興曰官身却與隱倫同客少幽居酒亦空籬菊衰時多冷露庭柯疎處足淒風浮生萬事夢何妄苦思十年詩未工似助主人之歎息通霄唧唧月前虫題某處士幽居曰携酒何人最往還板橋斜架小

溪灣茅茨檐短宜邀月枳穀墻低好見山風裡落花新白髮雨餘荒蕪舊蒼顏住深无咎又无譽耕讀多年多少間寄江村君錫曰諸孫盡著老萊衣七十如君古亦稀吟袖受風花徑步醉筇支月草堂歸重重雲樹望方遠渺渺煙波夢不違好寄相思千里信一行斜雁暮天飛寄賴千秋曰帳前一別幾年華因聰幣招君挈家載酒曾尋江上月寄書今問府中花異途官守情無隔駕海賈帆望不遐藉藉名聲新教授雄藩富庶竟何如秋懷曰城頭雨霽夕陽通寂寂平郊望不窮斷續砧聲催落葉高低鴈影過寒空朱絃曲舊知音外白壁光飛按劍中采玉當年裁賦後人間百感動秋風

先君子刻意杜少陵當時交遊中井竹山江村君錫諸老皆謂逼似杜樊川蓋善學少陵者莫如樊川二老意豈在此乎確不肖之所不敢論也

吾鄉有宇南海先生者為人溫厚澹雅毫無鄙吝之氣作詩清麗先君命確受句讀於先生時確年六七歲先生憐確幼好讀書教誨愛撫靡所不至確當時雖不

能悉解其言然知其爲君子人也先生姓字田川諱龍字子雲南海其號又稱養軒家世業醫沒無嗣鄉人至今傳誦其詩

余與亡友服維彰同遊不忍池時方晚夏余得一絕句尖蒲獵獵雜圓荷紅綠蜻蜓各自過吹面涼颼無定度一番少少一番多維彰亦有詩惜不記得距今十七年恍如昨日不勝今昔之感

王阮亭袁子才論詩各有得失近日詩流喜子才者罵阮亭學阮亭排子才所謂以宮笑角以白詆青不亦固乎然阮亭之才學非子才之所企及也則我不得不左袒阮亭也

客問余曰子學詩唐耶宋耶曰我不必唐不必宋又何必唐宋可見不必二字是我宗旨也東坡云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可謂知言矣竊視世之詩流不問詩之巧拙黨同伐異忿爭如狂是雖狹見使然不亦已駭乎有人極口罵白石南郭以爲僞詩余請觀其詩余請立意陳腐但多用生字以掩其拙余因謂曰白石南郭

誠作僞詩吾子誠作真詩然吾子之詩譬眞瓦也二子之詩譬僞玉也眞瓦之價迥在僞玉之下王弼州藝苑卮言曰潮陽蘇福八歲賦初月詩氣朔盈虛又一初嫦娥底事半分無却於無處分明有恰似先天太極圖惜哉十四而夭此詩載隨園詩話爲蘇神童之作余因疑子才未讀藝苑卮言也宋曹希蘊新月詩曰禁鼓纔聞第一敲忽見新月挂林梢誰家寶鏡新藏匣蓋小參差掩不交謝疊山蠶婦吟曰子規啼徹四更時起視蠶多怕葉稀不信樓頭楊柳月玉人歌舞不曾歸皆載隨園詩話一以爲蘇神童一以爲無名氏盡失考耳

袁子才論詩不貴用典可謂確言矣一涉填砌則乏風韻流動之趣愈多愈可厭且夫國風雅頌何曾有典來直叙性情而其芬芳悱惻之懷婉麗溫雅之辭使讀者一唱三歎是祇由其性之厚與造語之妙耳好用典者欲以是誇博則可非知詩者也

古人有點鐵成金之說鐵豈可成金哉蓋自有妙解譬猶造器有鐵之雅觀反勝

金者倘使拙者用金則變爲鐵矣有一少年作詩誤聽詩貴新奇之說一日聞不借之爲草鞋軍持之爲淨瓶以爲得佳對己而聞夫須之爲空乃大喜他日以不借夫須爲對作句以示余余曰洵切對也但恨不佳魏了翁句云一双不借挂木抄半破夫須衝曉行寫得旅況甚佳古人胸中多畜字以俟宜用之時若無宜用之時則終身不之用也恐其金變爲鐵也今人偶得未見字不問其當否牽強用之以誇新奇不知詩文之新奇在意而不在字也方孝孺論文曰不奇其辭而奇其意洵知言哉今夫黃金紫氣白雪陽春其爲字可謂陳腐矣然才人用之化腐爲新猶良工用朽材作奇器一經其手則更覺斬新之妙使拙者造器授以金銀珠玉之材及其成器觀者皆惜傷其美材耳且夫文字本有定數無新陳之別惟世之罕道者似新故如不借夫須之類視以爲生字而人人用作句則其爲陳腐不亦大乎是皆不求新奇於意而求之於字面之過也今試舉清人絕句一二李薊過廢園云誰家亭院自成春窓有莓苔案有塵偏是關心鄰舍犬隔牆猶吠折

花人林章送人詩云不待東風不待潮渡江十里九停橈不知今夜秦淮水送到楊州第幾橋高士某中秋對月云隔離呼酒來烹芋又恐鄰家索酒錢不若與妻商確定開門推出月還天是等詩何曾有生字來而意新語妙使人眉開目朗故善爲新奇者取之方寸不求之千里之外取之不禁用之不竭千古萬古日月常新者惟我心之謂乎

朱子曰歐公最喜一人送別詩兩句云曉日都門道微涼草樹秋又喜王建曲徑通幽處禪房深木深歐公自言平生要道此語不得今人都不識這意思只要歇事使難字便云好由是言之不惟作者難得卽求解者亦不易得也宋嚴羽滄浪詩話曰學詩有三節其初不識好惡連篇累牘肆筆而成既識羞愧始生畏縮成之極難及其透徹則七縱八橫信手拈來頭頭是道矣明都穆南濠詩話曰世人作詩以敏捷爲奇以連篇累冊爲富非知詩者也李東陽麓堂詩話曰古歌辭貴簡遠大風歌止三句子嘗題柯敬仲墨竹曰莫將畫竹論難易剛道

繁難簡更難。君看蕭蕭紙數葉，滿堂風雨不勝寒。畫法與詩法通者，蓋此類也。王世懋藝圃擷餘曰：詩必自運，而後可以辨體；詩必成家，而後可以言格。故予謂今之作者，但須真才實學，本性求情，且莫理論格調。此數段議論，皆與余意合。故鈔出。

才短學貧，纔局於近體短章，而不能縱橫馳騁，展拓開張，是橫線之材不足，成百尺之錦也。又一種有構思，不能入細，粗心妄作，連篇累牘，嵌事徵典，毫無自運之妙。銖積寸累，無段落過接之法，以敏捷掩博，自喜者，是不知萬斛之砂，不如一零之金也。此尤可愧。余作八十韻百韻之詩，前後數十首，其段落過接之際，未慊於心者，多已付之炎火。鷄肋之情，今祇存數首。

人各有長，亦不能無短，或能文而不能詩，能詩而不能文，以杜韓之雄才而作小詩，未必皆巧矣。王孟之流，才思精妙，而而長篇大作，非其所長也。以一人之身，兼衆美而有之者，惟宋蘇子瞻一人而已。然人苟有一長，足以自託，何必兼有哉。

服南郭墨水絕句膾炙人口。余嘗遊墨水，得一絕句，曰：紛紛輕薄侮先師，筆下何曾有奇兩岸秋。風墨水，晚至今人誦郭翁詩。

學明七子而極拙極劣，妄竊詩名者，龍草廬之類是也。學宋詩而不解宋詩，多用生字以掩其拙者，僧六如之徒是也。故曰：非真才實學，本性求情者，則未可與言詩也。

石川翁丈山初名重，之後改回號凹凸窩，又號頑仙子。參州人也。仕神君為近侍，浪華之役先登犯法，由是忤旨奪祿。後仕淺野氏，又去遊京師，不復仕。薙髮自號丈山居士。幼少好學，師事惺窩先生，與羅山杏菴二先生友善，為人豪邁能文，隱居自適，超然物外。有林逋魏野之風。天皇聞其高風，詔召之，固辭弗出。翁沒後，天子觀其琴書，嗟歎久之。世以為榮，今錄其佳句一二：曰：問花惹游客，脩竹鎖殘僧。高樹秋容早，密林霜氣遲。露冷蛩聲細，天暝螢影長。至其道：雷霆小蟬噪，日月兩螢流。可以見翁之氣象矣。古之真隱，必豪傑有治亂之才，足以馳逐於

世時人不能用乃發憤棄去不復反顧是必非爾黜子子者託名隱遁也說與時人休問我英雄回首即神仙信哉斯言也翁之故居在京城外東數里墳墓亦在焉余作詩七絕句吊之曰擬取閑身寄林下悉收豪氣入詩來掉頭不顧君王喚笑殺開元奪錦才其二曰山前古墓埋豪骨似聽軍中揮稍聲今日吊君君好笑紛紛來去腐儒生其三曰文章人品價難論我意於君無間言縱酌濁醪澆墓下休將醜句駭詩魂其四曰爭說新奇能作詩篇篇可厭竹枝辭唯今誰似吾翁句清過梅花些子兒其五曰唐宋明詩各叙情今人相訕太痴生九原誰又喚君起談笑一揮休忿爭其六曰城外寒村一徑開吟筇端的吊君來不須別捧香花去宜匪幽居唯種梅其七曰當日琴書幸無恙至今清氣逼人寒君王來覽頻嗟歎何羨幽居帝畫看

寶曆年中京師有賣茶翁者幼少薙髮師事獨湛禪師邃於佛理深惡近世釋氏毫無解悟妄自尊大於是一朝脫袈裟賣茶爲業乃姓高名遊外設席於花前水

次陳列茶具瀟洒可喜騷人墨客慕其風者爭投錢喫茶嘗自爲贊曰髭鬚照雪踈髮鬢鬆瘦杖扶老鶴氅蔽容具籃荷去獨步洛東賣茶生計足養衰躬非儒非釋又非道一箇風顛暝禿翁天正年中有津田宗及者少有隱操善茶儀豐太閤屢召見之宗及弗喜乃薦弟子千利休初利休賣藥爲生及見太閤寵遇日隆竟爲茶儀之祖諸公皆慕其名爭聘召之士庶聞其風者以識面爲幸門如市堂如肆兢持茶具請其鑒裁以定真假方今五尺童子莫不知千利休者然視之宗及遊外則人品迥別也今世喜茶術者獨宗利休而不及二子何哉遊外之爲人類唐陸羽唐國史補曰竟陵僧有於水濱得嬰兒者育爲弟子稍長自筮得蹇之漸絲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乃姓陸名羽字鴻漸羽有文學多意思耻一物不盡其妙茶術尤著鞏縣陶者多爲甃偶人號陸鴻漸買數十茶器得一鴻漸市人沾茗不利輒灌注之羽于江湖稱竟陵子于南越稱桑苧翁與顏魯公厚善及玄真子張志和爲友羽少事竟陵禪師智積異日在他處聞禪師去世哭之甚哀乃

作詩寄情其略云不羨白玉蓋不羨黃金疊亦不羨朝入省亦不羨暮入臺千羨萬羨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來見全唐詩話者與此少異吹毛求疵舉一而廢十是論人者之所當慎也評品文詩亦然孔子見人一善而忘其百非善善之心長而惡惡之心短今人見人一非而棄其百善亦可見其不好善矣

袁中郎曰休取古人來比我同床各夢不相干此句甚有見解蓋古人自古人而我自我矣故似古人亦可不相似亦可我但我學其法耳我得其法而作吾詩作吾文猶同床而各夢也奚必做優孟之像孫叔敖哉

古詩工於用韻者莫如杜韓焉杜詩長篇或用一韻短篇却屢換韻千變萬化可見其出入縱橫之才矣六一居士詩話曰退之筆力無施不可予獨愛其工於用韻也蓋其得韻寬則波瀾橫溢泛入傍韻乍還乍離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類是也得韻窄則不復傍出而因難見巧愈險愈奇如病中

贈張十八之類是也余嘗與聖俞論此以謂譬如善馭良馬者通衢廣陌縱橫馳逐惟意所之至於水曲蟻封疾徐中節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聖俞戲曰前史言退之爲人木強若寬韻可自足而輒傍出窄韻難獨用而反不出豈非其拗強而然哉坐客皆笑余謂歐公善論韓詩者聖俞之言雖出於一時之戲亦可以悟古詩用韻之法矣

余於律詩首學放翁後進而學少陵又退學坡翁嘗有問適一律曰清新未作一家風人道詩詞似放翁暫置文章論道德誰拋富貴付蒼通棋逢強敵無奇勝藥待良醫有異功悟得前賢各成我精神全在不同中爲關詩論故錄

松陰快談卷之四

伊豫 長野確孟確著

書貴沈着痛快如古人評書曰怒猊抉石渴驥奔泉又曰快劍斫陣強弩射札皆狀其沈着痛快也

米海岳之書雄拔奇快而學之者有怒張放縱之病蘇文忠之書勁健豐妍而學之者有痴肥散慢之病趙子昂之書斌媚綽約而學之者失重濁卑俗董玄宰之書古淡清麗而學之者失枯瘦輕佻故非善學者皆未免有弊也

宋朱長文字伯原遊程子之門所著墨池編二十卷蒐羅歷代書論筆法甚精博余嘗欲摘鈔其要而未能也

世間所有朱文公之書真蹟墨本皆怒張痴肥形如斷木余閱停雲館法帖中有朱子尺牘曰熹借易拜問德門慶聚恭惟均和多祉云云書體優美勁健因知嚮

所觀都是贗蹟。鄭子經衍極古學篇曰：或曰：朱元晦諸賢其簡筆乎？曰：道德之充乎中而溢于外，也可謂知言矣。

書字好用淡墨，蓋濃墨難用，以其易滯筆耳。都元敬鐵網珊瑚曰：古人真字隸篆皆用濃墨，至行草之運筆處，雖如絲髮，其墨亦濃。近世惟吳傳明深得古人筆法，其他不然也。由是視之，明人多好用淡墨，今用淡墨者，反譏用濃墨者，不亦左乎？草書有連綿遊絲之體，固非妙手不能作也。然余疑其俗，後閱姜堯章續書譜曰：自唐以前多是獨草，不過兩字屬連，數十字而不斷，號曰連綿遊絲。此雖出於唐人，不足爲奇，更成大病。

書畫不論巧拙，惟無俗氣，乃可觀焉。去俗莫如多讀書。本邦近世學書畫而能讀書者，蓋少宜乎其不堪市俗之氣也。

李青蓮之書見於星鳳樓法帖，筆法頗似懷素。狂草飄逸，洵稱其詩與人也。

懷素草書歌是懷素所自作，特借太白之名耳。如王逸少、張伯英古來幾人浪得

名之句。太白雖狂生，豈爲此語哉？陸放翁入蜀記云：姑熟十詠及歸來矣乎笑矣乎。僧伽歌懷素草書歌，太白舊集本無之。宋次道再編時貪多務得之過也。宋黃伯思法帖刊誤曰：一行之中，洪纖頓異，號子母體。余閱墨帖，古人多好作此如淳化帖，僧智果書，梁武帝評書，字形大小殊不均。至評皇象、孔琳之皆小字，忽楷忽草變化百端，最覺其妙。

歐陽公集古錄評唐王岳書曰：岳天寶時人，字畫奇怪，初無筆法，而老逸不羈，蓋書流之狂士也。文字之學傳自三代以來，其體隨時變易，轉相祖習，遂以名家亦烏有定法。耶？後世言書者非羲獻父子，則皆不爲法。然謂必爲法，則初何所據？所謂天下孰知其正法哉？又跋獻之帖曰：所謂法帖者，乃晉魏人施於家人朋友，其逸筆餘興，或妍或醜，百態橫生，故後世得之以爲奇翫，而想見其人也。至于高文大策，何嘗用此？而今人不然，至或棄百事，弊精疲力以學書爲事業，是真可笑也。卓哉歐公之言也。古人愛書畫，蓋以想見其人，故不必論其巧拙，但畫有匠氣而

書無士氣者斯不足觀耳

奧州多賀城碑紀四方行程里數也余觀其榻本楷法遒勁洵奇觀也碑立於天平寶字六年距今千有餘年不毀不斲豈所謂神物呵護以至今者耶

讚州豐田郡中姬村有一寺曰地藏院有釋空海書急就章一卷余與二三友同往訪院主請觀之運筆之妙蓋神品也卷尾署年月日及釋空海又數筆抹之字形畧可辨本文用墨太濃字勢翩翩如游龍驚蛇年月以下數十字墨淡字有俗韻無生氣比之本文不啻霄壤也本文爲唐人書無容疑者蓋空海平生臨摹者矣年月以下蓋後人僞作而不能髣髴本文因塗抹之使觀者難辨耳三四十年前院主苦其草書難讀使僧南谷楷字旁註所謂佛頭上爲罪過者使人惋怛物徂徠善書尤巧草行但世間多贗蹟余得多觀其真蹟運筆之妙品格之高偃武以來一人而已近日有書名者非所得而髣髴也

三宅石菴宮筠圃趙陶齋近日書家之巨擘也石菴名正名學顏魯公米海岳海

岳嘗以書學博士召對上問本朝以書名世者數人對曰蔡襄勒字沈遼排字黃庭堅描字蘇軾畫字上問曰卿如何對曰臣書刷字余觀石菴之書亦是刷字可知其善學海岳也筠圃名奇字子常從學伊東涯書法宗松雪甚有風韻又善畫竹皆爲世貴重陶齋名養學衡山松雪後宗蘇米其書圓美比二子更佳

東坡曰畫之難易在工拙不在所畫工拙之中又有格焉畫雖工而格卑不害爲庸品余謂書畫之可貴在於品高矣品不高則愈巧而愈鄙但人品不高則書畫之品不高是不可力強而得也

近日公侯大夫富貴之家競蓄書畫古器以相誇示大概其人不學無識已無賞鑒之才而又往々爲姦商狙僮所欺宜乎其多襲燕石也甚者李斯狗枷相如犢鼻之類耳徒可供一祭

近日世人收書畫者不解清賞之雅致惟論價之高低或恪不肯示人其鄙俗已如此其所收亦可從而知也米元章畫史曰書畫博易自是雅致今人收一物與

性命俱大可笑。人生適目之事，看久即厭。時易新玩，兩適其欲，乃是達者。池無名字，貸成號九霞山樵。善畫山水，筆法倣梅道人倪元鎮。用筆簡遠，風韻清高，無一點市俗之氣。蓋本邦一人耳。余嘗讀明顧元慶所著雲林遺事，元鎮可謂異人矣。與貸成氣象亦相類。貸成清貧家，惟四壁立元鎮，頗有園林之樂。或曰：貸成之畫，今人倣之者不少矣，而無能得其筆意者，何哉？曰：貸成人品甚高，今學其畫者，人品果如何？彼其逸氣高簡，豈尋常筆端所得而髣髴哉？人品果不讓貸成，則雖不倣貸成，亦必卓越尋常矣。安在其摹倣哉？米元章畫史曰：蘇軾子瞻作墨竹，從地一直起，至頂余問何不逐節分？曰：竹生時何嘗逐節生？運思清拔，出於文同，與可自謂與文拈一瓣香，以墨深爲面，淡爲背，自與可始也。由是視之名賢之書畫，別自有妙思，非河牽常見之所及也。西土人來長崎者，伊孚九方西園沈南蘋數人皆有善畫之名。孚九專寫山水，西園兼能山水花卉翎毛，但水墨不設色，獨南蘋好着色。花卉鳥獸筆法精工，細入

毛縷。但恨帶匠氣，有市俗之氣。清王安節學畫淺說曰：玄俗無他法，多讀書則書卷之氣上升，市俗之氣下降矣。張山來虞初新志曰：明畫史有仇十洲者，其初爲漆工，兼爲人綵繪棟宇，後徙而業畫。工人物樓閣，予獨嫌其略帶匠氣，顧不若戴文進爲佳耳。沈南蘋之畫，蓋仇英之流也。本邦近日裝書畫，用紙生硬，多損古書畫。米元章畫史曰：唐背右軍帖，皆硬熟軟紙，如綿乃不損。占紙裝書之家，宜倣之。印章之制，蓋昉於周初也。周禮掌節，貨賄用璽節，注璽節。如今之印章，清朱象賢所著印典八卷，凡璽印淵源制度故事評論，造作歌詠，記敘莫不具備。然其引證諸書，頗涉詭僻，引春秋運斗樞春秋合誠圖等之書，以證黃帝堯舜之時，已有璽章焉，不知其書怪妄不足探證也。如五帝時印章有無未可知也。故余以見周禮斷爲璽印之原。印材有金玉銀銅象牙犀角寶石瑪瑙水晶石印磁印之類，三代蓋多用玉也。及

至秦漢用金銀銅象牙犀角也寶石瑪瑙水晶石磁之類蓋昉於六朝唐宋之際古不以爲印也

古印皆白文耳六朝始作朱文蓋非古制也唐宋制度多尙纖巧大失古法其詳見印典好古者不可不讀也

印典引梅菴雜誌曰古來印章官爵而外止有名印即表字亦不多見宋後取閑雜字作印印於書幅之首爲之引首印極爲杜撰可笑又曰古印有半白半朱者有一白一朱相間者又有一朱三白一白三朱者二朱相並二白相並者皆漢後之制余謂私印不必秦漢也採用唐宋制度之清雅者亦可

余讀明史至孫承宗傳曰承宗自請督師詔給關防敕書因疑關防之爲官物後又讀續文獻通考曰萬歷二年鑄給監督徐州淮安臨清德州天津衛關防因知關防之爲官印今人謂引朱印爲關防不知何所據也

我邦硯材無佳者長州赤間關所出從前貴重之石質堅緻古者色純紫可愛然

頑剛不潑墨有高島石佳者頗潑墨然以其易得不之重也西土硯材以端溪爲第一歙石洮河石亦皆奇品好古堂書畫記曰好事者作硯譜多博搜群石以相矜尙然無過端歙洮三種足盡硯之能事矣何必何哉

近日製筆墨紙百方摹西土卒不能佳然筑紙濃紙別是一種佳品性緊耐久宜以粘障格作帳幃不宜寫字紙之爲用寫字爲主而不宜用雖美不足貴也墨貴南都古梅園然其香色並皆不及西土遠甚筆最難製東都本鄉街靜好堂製筆頗精殆不讓西土但小筆佳而大者未能佳明陸深春風堂隨筆載製筆之法云製筆之法桀者居前蠢者居後強者爲及要者爲輔參之以綵束之以管固以漆液澤以海藻濡墨而試直中繩勾中鈎方圓中規矩終日握而不敗故曰筆妙此數言簡約未知誰所作可題爲筆經余按始造紙者蔡倫見東觀雜記始造筆者虞舜見博物志又曰蒙恬造

市中賣手簡紙高五六寸闊尺餘糊而連接之爲卷橫展書之長短剪之以相往

來不知防於何時也一日讀陸放翁老學菴筆記曰淳熙末還朝則朝士乃以小紙高四五寸闊尺餘相往來謂之手簡市肆作手簡紙賣之甚售因知手簡紙防於宋末也我邦用之蓋未及百年矣

摺扇我邦所製尤爲精妙西土古惟有團扇爾東坡云高麗白松扇展之廣尺餘合之止兩指許因知西土有摺扇蓋北宋以後矣至明始盛名摺疊扇亦名聚頭扇然不及我製之精潔輕妙也

今俗人人靡不喫烟賓客卽座寒暄未了袖間出烟具噴爲雲霧滿塞一室或含烟緩吐以戲兒童市肆製烟具爭極精工製烟管以金銀製烟袋以錦繡可謂極侈矣烟性猛烈多喫必有害矣余亦酷嗜烟近日頗覺有害稍稍制減之未能禁絕清張晉濤檀几叢書云烟之性味苦澁辛烈本草所不載不知防於何年今遍滿宇內無人不嗜名之曰相思草云

烹庖之法浪華爲妙京師次之東都又次之東都之論儲膳者惟求其豐盛肥濃

而已未免田舍樣浪華則不然淡鹹得中配搭得宜而清且潔器什之美陳列之宜未下七箸己可喜不論風俗之別脾胃之殊人々莫不稱善可以見風俗之一端矣

東都人嗜松魚其出在春末夏初始出一尾直萬錢都人爭買之中下之戶最先食之以晚食爲耻傾囊典衣惟恐不得也至四五月之際出益多一尾纔百錢耳宋葉夢得石林詩話曰浙人食河豚其方出時一尾至直千錢然不多得非富人大家豫以金噉漁人未易致也是彼此相似者河豚有毒往往殺人松魚亦有微毒其不鮮者能中傷人鮮者亦不宜多食也

刀刃之利莫如我邦歐陽公日本刀歌極其稱揚明宋應星天工開物曰倭國刀背闊不及二分架于手指上不復欹倒不知用何錘法中國未得其傳凡健刀斧皆嵌鋼包鋼整齊而後入水淬之其快利則又在礪石成功也余謂刀之利鈍在錘鍛之巧拙而礪石次之其質已鈍雖有磨礪無如之何我邦造刀之利蓋得力

於水性者多則西土雖得其傳亦恐不能快利如我也
小人之情狀變化百端不可測識然尤有大害可畏莫如娟嫉焉故大學舉休
有容之君子與娟嫉之小人以示國家治亂之所係莫大焉學者之所以宜深察
而明辨也

本邦俗慎正五九月或請巫祝祈禳至婚嫁皆避之不知所據後讀唐書正五九
之爲三長月見於本紀後又讀宋戴埴鼠璞曰今俗人食三長月素按釋氏智論
天帝釋以大寶鏡照四大洲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五九月照南瞻部州唐人於
此三月不行死刑曰三長月乃始知其所由來矣

有一富翁性至貪污平生凡損人利己者無所不爲所謂一善不作衆惡奉行者
翁常曰世間有儒者故有仁義所謂仁義者皆是損己利人之道且儒者多讀書
以騙人使人失利於是惡儒如仇客謂翁曰翁惡儒者非以其道與翁之所爲背
馳耶曰然客曰吁翁未察也夫損己利人者古之儒也今之儒者正與翁之所爲

一般毫無異道也翁乃欣然曰洵如客言則儒是我黨之人吾亦將學儒安惡之
耶客笑去

元周密視聽抄曰吳諺云正月逢三亥湖田變成海謂之水大余按文化乙亥正
月元日丁亥十三日己亥二十五日辛亥是歲諸州大水信如吳諺可謂一奇矣
不可一日闕者莫甚於水火而可畏者又莫甚於水火焉江都失火之患發輒延
及數萬家冬季春初之際失火燬數十家者晝夜不知幾次撲救之術無所不至
每坊有軍屯百餘人槌索水桶棍鉤鋸之類莫不備具有望火樓縣一鼓一鉦
有數人探望見火則鳴鼓高唱方向里名軍將率騎士疾馳步卒從之數隊爭馳
先到火處速撲滅者得賞火滅鳴鉦軍將乃整隊而還公侯邸第皆建望火樓撲
救部署不敢懈弛火發近火居人左提右挈負擔出避騷擾狼狽故又有巡捕邏
卒察搶火者就擒縛之余在都下三遭大火幸皆免於爲靡竺矣然委頓亦極火
發勢甚猛烈人家倉廩亦不可恃故鑿土爲窟以藏貨財謂之穴藏宋馬永卿懶

真子曰唐永徽二年立裝於慈恩寺造輒浮屠以藏梵本恐火災也余因謂瓦磚造庫已可以免災而又無卑濕生微之患矣不知果可試否

張子和曰願爲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是洵隱者佳境惟恐浮家泛宅不易辨耳陸放翁入蜀記曰大江遇一木棧廣十餘丈長五十餘丈上有三四十家妻子雞犬白碓皆具中爲阡陌相往來亦有神祠素所未觀也大者於棧上鋪土作蔬圃或作酒肆皆不復入夾但行大江而已余又嘗閱一書今不記其書名曰民苦稅斂之苛作大棧泛江妻子圃宅鷄犬皆具是其爲浮家泛宅殆非佳境

勢州擲筆山相傳昔畫工法眼元信過此觀山形奇絕不可得而摸乃擲筆而去余屢經過對山熟視平平無奇不解所謂也恐是好事者妄說欺世俗至使良工蒙冤耳茶店壁間題詩甚多皆稱其奇絕矮人觀場可笑余題一絕曰良工擲却筆尖兒是爲溪山無一奇誤謂丹青描不得幾人駐馬立多時浪華城南數里有茶肆稱難波屋者店後有偃松高不過丈而旁幹四出廣二十

丈夭矯如游龍其頂平坦可群坐觀者靡不稱奇讚州上田村小菴有松亦似之其地僻遠無人過而賞之均一松也而其遇不遇如此

豫州有木葉石剖之自然有紋或楓葉或柏葉宛如刻畫然石質脆硬不可彫琢以爲器物也按水經註石魚山本名立石山高八十餘丈廣十里石色黑而理若雲母發一重有魚形數寸鱗鬣首尾有若刻畫燒之作魚膏腥可謂至奇矣

鮪者魚之至大者也然猶有大焉者余嘗聞之東人蝦夷之海有魚名曰翁魚人無觀其全身者首尾浮海如二大島湧出春南秋北鼓鱗之勢海水爲之沸立聲如震雷能吞海鮪猶鮪啖鱸也漁人見海水變色海鮪逃走輒知翁魚將來也爭收漁具逃歸可謂奇矣夫莊周說鯤鵬固寓言耳今海魚其大至此使莊周聞之取以徵其說耶

東都花市甚盛淺草寺每月十八日虎門每月十日麴坊菅廟每月二十五日春則梅柳桃李海棠牡丹芍藥夏則荷花石榴燕子秋則蘭菊木芙蓉冬則水仙山

茶奇松怪竹爭新競奇種種無不有也各盆植之列置牀上宛如錦繡而又有不時之花若海棠桃李已以正月開花然皆出於人力非受天氣之正者也其法陶盎植花木藏之土窖中周以草秸而密壅之最早開者四周以火逼之使開也又有以白梅為砧根而紅梅一枝接之或以紅梅為砧根而白梅一枝接之每盆一株紅白爭開者謂之源平梅蓋本邦武將源氏旗色尙白平氏旗色尙赤因以名焉耳京師浪華亦有花市然不如東都之盛也余嘗詠虎門花市絕句五首曰雨歇城頭放曉光於菟門外賣花忙紛紛浪蝶追人去知那牡丹分外香其二曰不待一番花信風幾多桃李為誰紅恁般隨意弄春手不是明皇羯鼓同其三曰磁青盆色玉爭光植得紅紅白白香為是人情都厭舊笑他花木也新粧其四曰門外橋邊約五里大家爭喚老花師豪奴乘醉不論價一擲千錢取一枝其五曰怪瓣奇葩各自誇傳言這裡最繁華誰知野外春如錦只弄城中盆植花

余尊信程朱如神明在我先輩獨折服於順菴鳩巢二先生鳩巢才德世皆知之

今不必論至順菴先生則世唯目以溫厚長者而已不知先生德量之大當時無雙也若夫鳩巢白石觀瀾南海芳洲數人皆古所謂奇才豪傑而各擅所長名聲震曜於天下矣獨先生默然如無所能者而前數子皆師事先生猶七十子之於孔子無思不服是豈徒以聲音容貌欺世盜名者之所能得哉先生教人各因其材而篤焉猶孔門之諸子德行政事言語文學各成其材也是豈與世之腐儒膠柱鼓瑟刻舟求劍縣一定之權衡以待人同哉先生愛才好士稱譽薦達有唐宋名賢之風度亦余之所以深服其德量也

文政辛巳發行

書林	江戶	鴨	伊兵衛
大 阪	大 阪	藤 屋	定 七
京 都	京 都	吉 田	屋 治 兵 衛

大正八年六月廿三日印刷發行

東京市京橋區新榮町五丁目三番地

編輯者兼

風俗繪卷圖書刊行會

代表者 林 縫之助

印刷者

竹內孝三

發行所

東京市京橋區新榮町五丁目

風俗繪卷圖書刊行會

電話京橋二九九七
振替東京三五五八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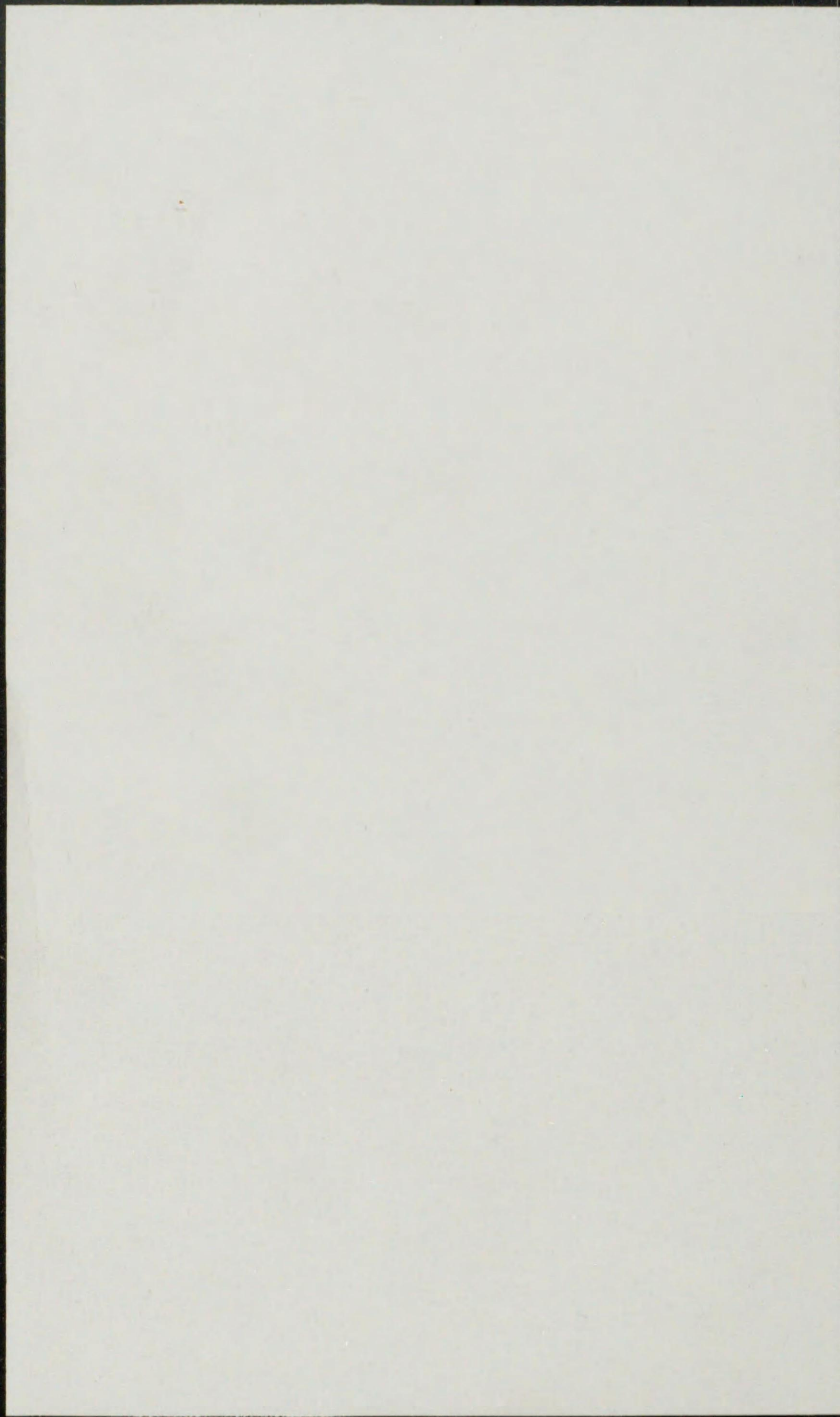
發行所

東京市京橋區新榮町五丁目

合資會社 吉川弘文館

電話京橋二九九七
振替東京二四九四

198
399



圖

國

圖

書

館

藏